

镜头里的爱鸟故事

首先要爱鸟懂鸟

浙江省金华市退休教师 沈锦潮

我今年 69 岁，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也是一名快乐的“拍鸟人”。7 年来，我去过 20 多个省份，自驾行程超过 5 万公里。粗略一算，拍了差不多 400 多种鸟，总共 50 多万张照片。

7 年前，有一次我去参观金华市老干部摄影协会在公园办的鸟类摄影展，那里面一幅幅鸟类照片拍得可真好！没想到我们的城市里有这么多漂亮的“小家伙”，我当时就有了拍鸟的想法。

儿子很支持，不久就买来了一套专业摄影设备，从此我便走上了拍鸟之路。很快，我就从门外汉变成了“行家里手”——比如拍鸟一般选择春秋两季，春天的鸟最活跃，羽毛也最漂亮。到了冬季，有一些过境鸟会飞来，能拍到一些平时难以遇到的鸟类。

环境好不好，鸟儿最知道。这两年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我拍到的鸟类越来越多，观鸟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周末，很多人会到公园寻鸟，辨别它们的种类，观察它们如何觅食、迁徙、社交。不仅如此，周围互通“鸟讯”的人越来越多。通过各个观鸟人，我们间接形成了一张鸟类保护网。

刚开始我就在金华地区拍，不仅拍到了翠鸟、鸬鹚、水雉、白鹭、白琵鹭、绿头鸭等，还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、白鹤以及东方白鹳。

后来觉得不过瘾，我开始到全国各地拍鸟。去年 2 月底，我和 3 位好友出去了 40 天，到 11 个省份去拍鸟。记得在河南三门峡市卢氏县，我们在山上等待了 2 个小时，终于拍到了在雪地上觅食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。

拍鸟首先要爱鸟、懂鸟。无论是用相机，还是用无人机，拍摄过程中都不能大声喧哗惊动鸟类。每当发现有不文明的拍鸟行为，我都会上前制止。

都说动物有灵性，我在拍鸟的时候感受到了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拍鸟，头顶上忽然飞来一只鸟叫个不停，后来又飞到鸟巢下面的草丛中。我意识到有幼鸟掉了在草丛里，鸟妈妈应该是在向我求助。我捡起小鸟放回鸟巢，鸟妈妈很快便安静了下来。

我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照片，并标注好对应的鸟类名字。每年 4 月浙江的“爱鸟周”，我都会把这些年拍的鸟类照片做成展板，为大家科普和宣传鸟类保护知识。

照片上，一个个活泼可爱的鸟类小精灵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要守护好身边的生态环境，实现人类与鸟类的和谐共处。（本报记者**窦皓**采访整理）

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。“以自然之道，养万物之生”，保护鸟类，必须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、持续性，同时还要增强保护意识，不断壮大爱鸟、护鸟者的队伍，形成严密的鸟类守护网。最近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有代表性的摄影爱好者，听他们讲述用镜头拍鸟、护鸟的生动故事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携手，共同守护可爱的“天空精灵”。——编者

一边观鸟一边写作

湖南省生态文学作家、摄影师 肖辉跃

“黎明，天空一片靛蓝，浓雾在河中缓缓流淌。”“一只小白鹭的歌声从浓雾里升起，贴着水面落到河西岸的一块大石边。接着两只、三只、五只，相继有十一支歌起飞。”

这是我在 2023 年出版的书籍《醒来的河流》中的一段文字，也是我从家乡——湘江一级支流靳江河丰富的动植物生态资源中观察到的一抹寻常。在这条河边，我用约 10 年的时间，捕捉到了 192 种鸟类、32 种鱼类、16 种蜻蜓、28 种两栖爬行类以及 8 种哺乳动物的踪影。

追寻蓬勃生命景象，特别是鸟类的迁徙，让我如痴如醉。

2014 年初冬，我被一则报纸上的野生动物保护广告吸引，来到了鄱阳湖。茫茫的草地上，一群白鹤从头顶飞过，整个鄱阳湖上空都回荡着它们的歌声。同行的老师告诉我，白鹤在全球只有 2000 多只，而全球 98% 的白鹤都在鄱阳湖越冬。为什么白鹤要飞到鄱阳湖越冬，为什么数量又如此稀少？这些疑问吸引我爱上了观鸟。

近几年，我发现靳江河的鸟类资源非常丰富，有我童年时代没有见过的白鹭，也有在当地“消失”了近 20 年的喜鹊。

是什么原因让白鹭和喜鹊回归？靳江河流域还藏着多少大自然的秘密故事呢？为了探寻这些谜团，我开始了“家乡寻鸟之路”。

绿头鸭、苍鹭、白顶溪鸂、金头扇尾莺……第一趟观鸟，我就记录下 40 种鸟。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家乡有这么多鸟类。我首次看到金头扇尾莺是在靳江河。

10 多年前初次接触观鸟时，我拼命找国内外各种工具书，恶补鸟类学知识。当时，国内这样的生态文学作品还比较少。我是否也能写一本与鸟有关的生态文学呢？从那时起，我拿起笔，开始一边观鸟，一边写作。

2019 年，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观鸟笔记，也是一部自然文学作品《飞跃高原》。近 10 年间，我在靳江河连续、系统地观察，几乎每一天、每一年都有惊喜和收获。那些独特的经历，促成了我的第二部自然文学作品《醒来的河流》。

凭借长时间的观察，我能看到人与自然、人与鸟的关系的一个演变过程——灰灰鸂与喜鹊如何回归、家燕在本地 的居留……这些细节如河流一般，在我笔尖之下丝滑流淌。

现在，我又开始了新的观鸟之旅——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创作我的第三部生态文学作品。

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在生态保护、科研科普等方面发挥作用，给大众传递生态文明理念。（本报记者**申智林**采访整理）



拍鸟让我发现家乡之美

江南造船(集团)有限公司装配工 姜添翼

我是一名 95 后退伍军人，开启拍鸟之路完全出于偶然。我购买了相机和长焦镜头后，一开始只是拍拍风景和花草，后来又跟着摄影爱好者去公园里蹲鸟，等鸟飞近时拍鸟。

2023 年，因为工作变动，我回到家乡崇明岛。我家离世界自然遗产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只有 30 分钟的车程。这里是亚太地区春秋季节候鸟迁徙的停歇地，也是候鸟的重要越冬地，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拍摄资源。

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”每到周末，趁着天还没亮，我就开车往东滩跑，这时鸟类活动最活跃。一开始对周边环境不熟，一路停停拍拍，一天下来也拍不到什么。在崇明区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赵天天老师的指导下，我渐渐了解了东滩的鸟类分布。从那以后，我转变为记录鸟类迁徙的观察者。

抓拍飞鸟有技巧，光线也有讲究，清晨和傍晚的光线，照射在鸟身上能拍出美丽的画面。东滩保护区地广人稀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都存在不同的生境，栖息的鸟类也不尽相同，吸引着观鸟人在不同区域间往返。为了赶时间，我就在车上啃点干粮充饥，从凌晨拍到傍晚。

做鸟类观察者需要有相关的知识，一开始我并不识鸟，现在我一眼就能认出是什么鸟。两年来，我已经累计拍摄到 200 多种鸟。在我的相册里，保存着东方白鹳、勺嘴鹬、黑脸琵鹭、震旦鸦雀等众多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照片。我会定期把拍摄到的鸟种类记录上报给上海野鸟会，作为科学研究的补充数据。有时候，我还会去东滩保护区志愿者活动会听课培训。

拍鸟最大的快乐来自意外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位朋友在东滩南部观察到一个家燕与短嘴金丝燕的混群，随手拍摄了几张照片。在检查照片时，燕群中一只不同花色的鸟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：这似乎是崇明从未有过记录的种类——白腹毛脚燕。经上海野鸟会确认，这不仅是崇明拍摄到的首只白腹毛脚燕，也是上海市自 1994 年以来第一次对白腹毛脚燕确切的野外记录。那天，我激动得几乎睡不着觉。

我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开设了两个鸟类相册，一个叫“东滩观鸟记”，一个叫“上海观鸟记”，发布了 700 多张照片，还获得了该平台“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共创伙伴”称号，这让我感到骄傲。观鸟、拍鸟让我在平常生活之外，找到了人生另外一番天地。

拍鸟让我重新发现家乡之美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，唤起大家保护自然的意识。（本报记者**田泓**采访整理）

图①：河南三门峡市灰堆石村，红腹锦鸡正在漫步。 沈锦潮摄

图②：北京永定河畔，崖沙燕捕虫回巢哺育幼鸟。 郝志全摄

图③：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莲宝叶则山上，胡兀鹫展翅飞翔。 沈锦潮摄

图④：上海崇明东滩保护区，小天鹅飞往江边滩涂觅食。 姜添翼摄

图⑤：西藏墨脱县原始森林中，火尾绿鸝俏立枝头。 肖辉跃摄

图⑥：湖南宁乡市新江河畔，大斑啄木鸟正在觅食。 肖辉跃摄

图⑦：四川康定市高山上，一对白腹锦鸡正在嬉戏。 沈锦潮摄

图⑧：青海湖畔，大天鹅在休憩。 肖辉跃摄



希望更多人加入护鸟行列

“自然之友”野鸟会观鸟活动领队 郝志全

我今年 28 岁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系。2020 年，我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，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环颈雉。透过望远镜观察，只见它华丽的羽毛散发出金属的色泽，颈部呈绿色环带，长长的尾巴在微风中颤动，非常漂亮。从此，我迷上了观鸟，一有时间就背上相机、望远镜去寻找鸟儿的踪迹。

回到北京后，我经常和有同样爱好的朋友一起观鸟、拍鸟。此后，我担任“自然之友”野鸟会观鸟活动的领队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领鸟友们到圆明园观鸟。

作为野鸟会第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鸟类调查项目，圆明园观鸟从 2002 年至今已经持续开展了 20 多年。圆明园鸟类调查有东线和西线两条路线，东线路线较短，水域面积多，水鸟相对易于观察，适合新手和体力不好的鸟友。西线线路长，徒步需要 4 个小时，适合体力好和有经验的鸟友。观鸟时，我会一边带着大家观察，一边讲解鸟类觅食、求偶等行为，并记录当天观察到的鸟种、数量和位置。最多的一次，我们记录了 49 种鸟，在一个市区的公园中能看到这么多种鸟，大家觉得不可思议。

观鸟不仅能带来视觉的震撼，也是一种听觉享受。鸟儿们求偶时会鸣唱，和平时的叫声不一样。譬如被称为“百舌鸟”的乌鸫，在求偶季的叫声特别优美。清晨走进公园，各种鸟儿在鸣唱，好似在开一场演唱会，听起来非常美妙。

拍鸟时间越长，护鸟意识越强。去年 6 月 17 日，有鸟友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，说是有关方面准备铲除永定河特大桥南边的一处细沙崖壁，实施护坡工程。这处崖壁是北京最大的崖沙燕栖息地，当时正值崖沙燕繁殖季节，至少 1/3 的雏鸟还未出巢。大家迅速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很快，工人暂停了施工，工程队和机械设备撤离现场，之后，治河方案也进行了修改。小燕子的“家”保住了！

近年来，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，北京的鸟类越来越多。新疆鸟种白眉歌鸫和田鸫，以及过去并不常见的北长尾山雀、原本生活在东南亚的爪哇池鹭都在北京现身。

观鸟的人也越来越多，队伍中经常可以见到年轻人的身影。一些中小学还设有观鸟社团，学生们的鸟类知识越来越丰富。

这些年来，我给鸟儿拍了 10 多万张照片。未来，我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爱鸟、护鸟行列，让我们的家园更加和谐美丽。（本报记者**施芳**采访整理）



织密“天空精灵”保护网

吕 僊

鸣声人工智能识别、环境因子物联网监测传输、生态特征变化预测和预警等智慧感知技术方面，我国也取得积极进展，为科学护鸟提供有力支撑。

鸟类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。数据显示，我国观鸟爱好者已达 34 万人，他们用镜头记录下鸟儿的千姿百态，也在盗猎举报、野生救助、宣传教育、文化传播等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让“保护鸟类，人人有责”蔚然成风。

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国鸟类保护工作成效显著，并通过开展国际合作，为全球濒危鸟类种群恢复作出积极贡献。比如在开展朱鹮拯救保护的过程中，我国帮助日本、韩国建立人工繁育种群，实施放归自然，向世界讲述了共同保护朱鹮、完善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国故事。

全方位织密鸟类保护网，让“天空精灵”自由飞翔，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。

（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、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副主任，本报记者**董丝雨**采访整理）